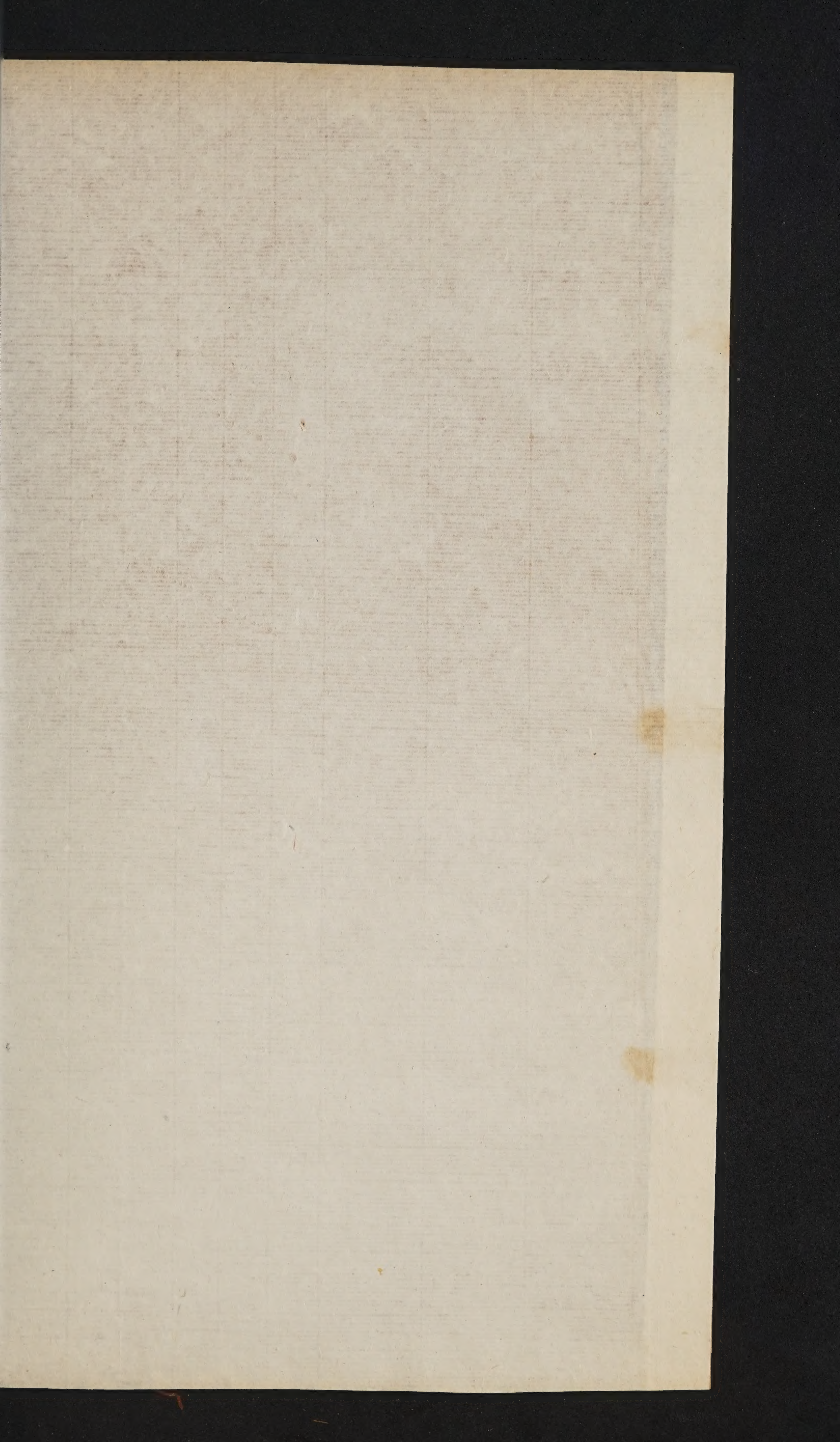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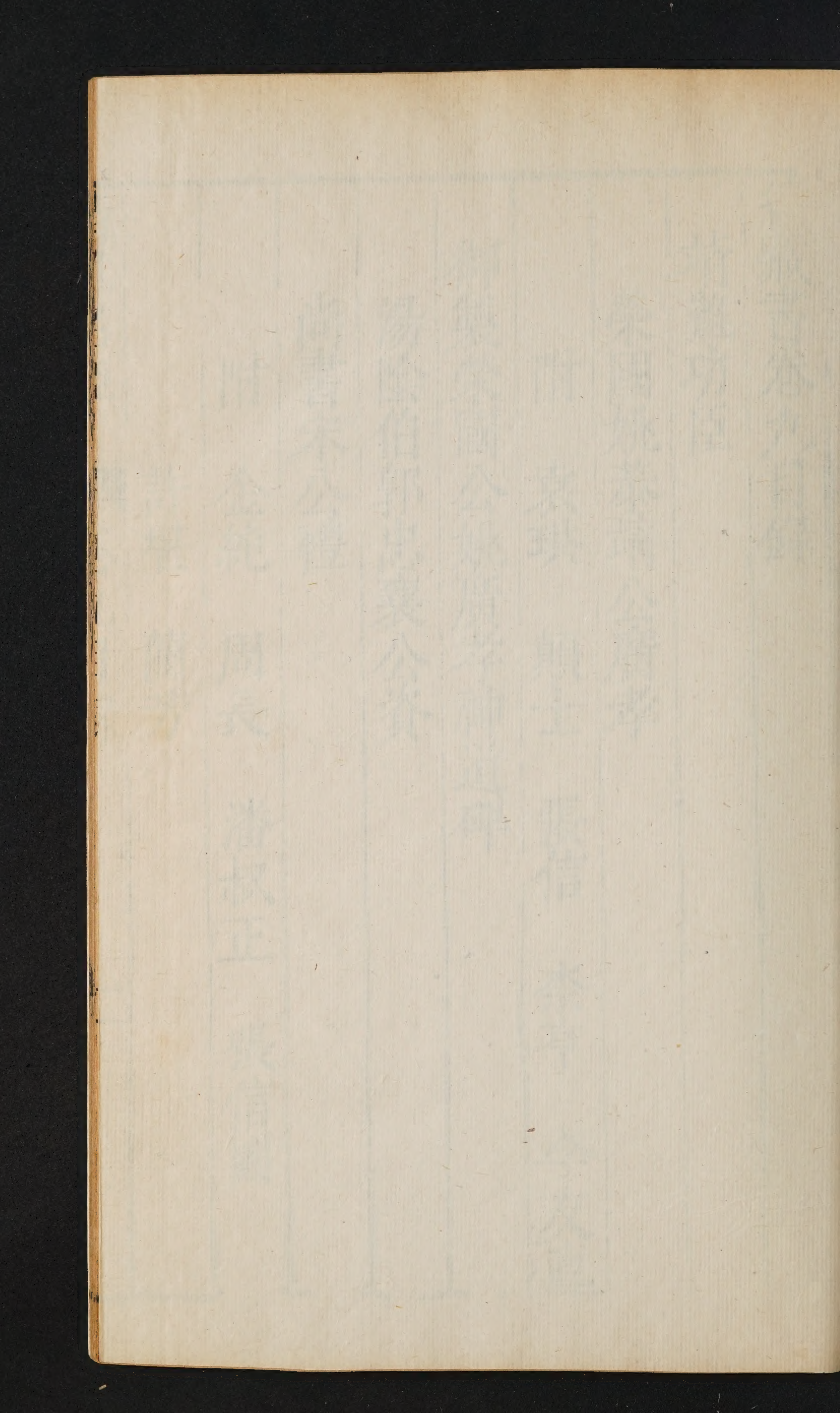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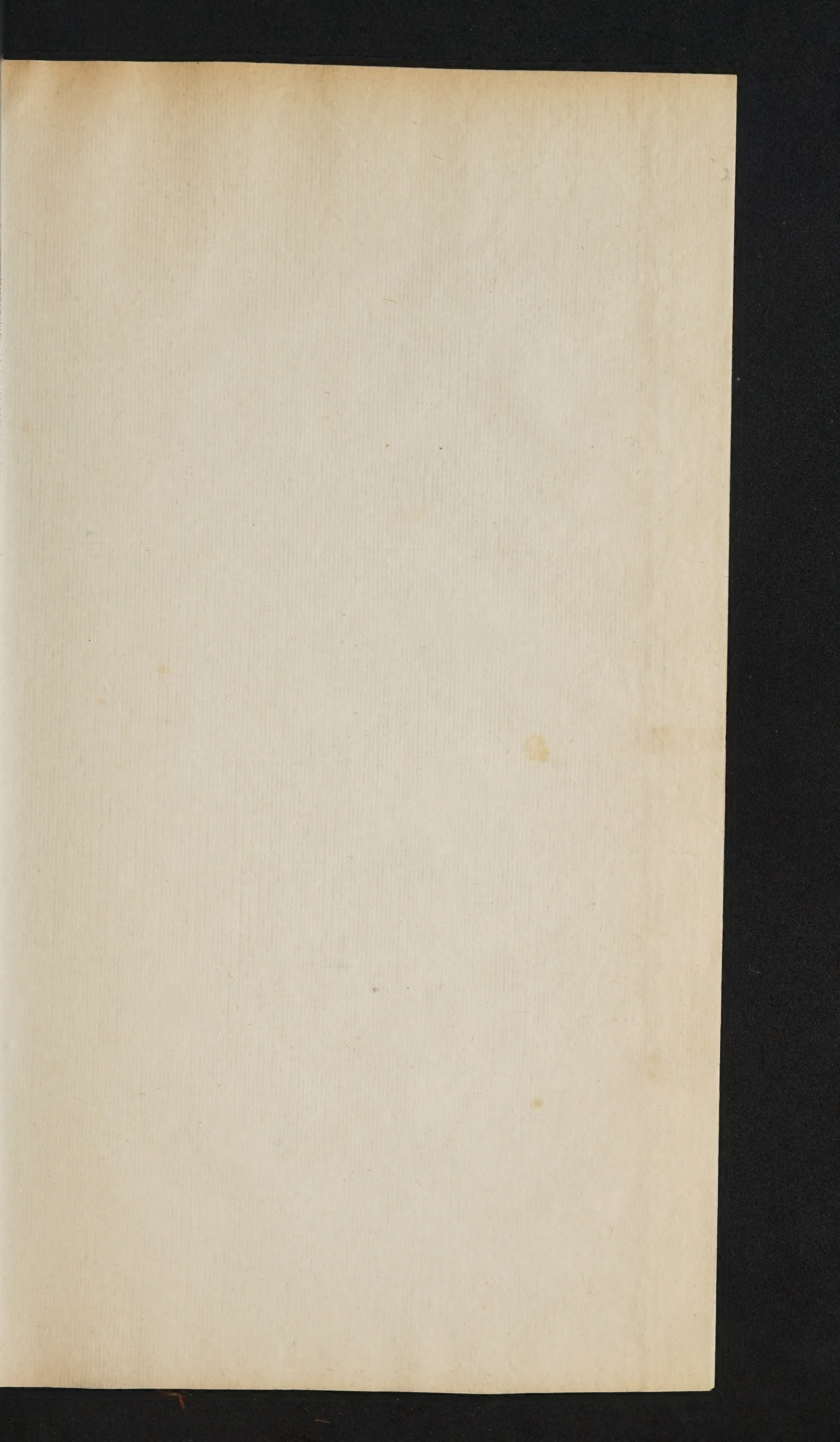








# 續藏書卷九目録

## 靖難功臣

續藏書卷九目錄終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𡚱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决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茼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

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帝崩、建文卽位、謀諸大臣齊黄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卜乎、公曰、能、卽以三錢授　成祖密祝

○酷○類○其○人○○○

拔之曰、大王十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竊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勦屬郡之材官良家子、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邪、旦暮匹夫耳、臣竊

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來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珙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王故時責燕益急

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

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 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 成祖即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 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 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譟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刼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

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成祖軍中有聞見其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　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　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宗

曆祚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 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諦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亾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

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歿
槀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黄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
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
憂甚不敢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
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亾何有勅使趣
信信艴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
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illegible]

殿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
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
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
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
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
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　成祖叱曰狂夫
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
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

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己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曰、

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再北　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

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即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甃甓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　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

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師、尋命督
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
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廼
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
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
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天僖、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
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
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
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

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為

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　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古物亦當守爲世寶況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恊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
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
以成大業葢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
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
積善毋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
名道衍潛心内典得其閫奥發揮激昂廣博敷
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
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

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搆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illegible]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illegible]無不合

出入左右、帷幄之間、啓沃良多、内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

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録、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吴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讙、

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塡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礱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

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合
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
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
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
功德之不可泯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貢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禦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

巡狩、營建、巨書、並與、皆公調度、　獻陵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勑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茌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政使、召爲工部、爲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勑嘉公勞蹟、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十七年、又入

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淺舟十九年造黃舟是
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周長
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
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
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
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
一長以狥私虐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
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疏浚河至海豐大古河
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方

師龍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
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
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
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叅政
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
賔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
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勑法司疏獄
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 上念
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諭純及臺寺

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聖明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力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藺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稍繩削親藩成祖舉兵靖難王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决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

不但爲大將諸大事多其賛决

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從 上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眞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眞定彼衆

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玉一人
足辦吾事、抵眞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
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
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
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
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
重遁、王從　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
軍襲之、可免後顧、　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
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擣景隆營、

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　上哭、慨旋

師諸將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
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
隕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即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
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
忠顯 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
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
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 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虔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漠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　上數

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
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
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 一謚王是年歷陞都指揮
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
張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
聲復振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
諸將攻真定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
成出奇兵截南兵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
有功戰西鼎山破定州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

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歿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滻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

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劵永樂四年充征夷將軍卒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諡武烈侑享

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功討交阯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太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處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

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

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李擴十三年留
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 上北
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
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
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 上得
早覺從 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
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
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
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

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
昭章睿皇皆重王、

李贄曰、使定與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
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與輔而潛
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
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禄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漠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禄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 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illegible]級功多遣鴻臚卿即

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熈元年、充鎮朔大
將軍、巡邊、 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充先鋒、圍
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 上巡邊出會州、
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充鎮朔大將軍、護軍
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
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
鄖國公、謚忠武、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
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
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為最、

郎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勑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見統兵邊閫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甚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柰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勑促信益急信艴然起曰何忍已甚

至此三造燕邸　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
文皇召入拜床下、時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
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曰余誠
病且困待斃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勑
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
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
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
兵戰大寧、眞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
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

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　文皇時呼
信爲恩張凡召　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
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
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
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郕國公諡襄僖淳以指揮僉
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
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　長陵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擣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朝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

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溥嗣卒

子輔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

同詔復伯爵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

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柰社稷

何據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

進侯從　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

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

贈嶧國公諡忠僖

續藏書卷九終

